

榮總一年

姚仔

去年的六月廿四日，我們這一群，十幾個小蘿蔔頭，帶着一份既喜悅又惶恐的心情來到這山腳下的醫院實習。儘管站在講台上的主任們一直為我們Orientation，可是仍然有許多同學都會情不自禁的在台下偷偷用功。原因是每晚都須回到學校趕畢業考。一個禮拜下來所知道的是「應當」是最苦的一年。

來到這裡以後才曉得“時間觀念”的重要性，外科的C.R. 規定你必須在到O.R. 之前完成換藥及I.V. 的工作。因此你不得不空着肚子去IV，餓着肚子去上Table，然後是跟着主任屁股“走馬看花”似的查房。這時你的Resident 會告訴你為開完刀廿四小時後的傷口拿掉紗布。你得每天去看病人注意有無Wound Infection，然後是拿着剪刀去拆線。

一般說來，頭一個月在外科總是比較不利的，剛學會了Cut及Tight，你已要告別，這時總醫師將不會Arrange一個“Appendectomy”讓你Enjoy的。

直腸外科的H大夫最幽默，有一天我跟着他上A-P Combined Resection，在Close時，有個護士問他與夫人的感情如何？答曰「結婚以前是相敬如賓，結婚以後是相敬如兵，現在是相敬如冰」語畢，在場的人都快要笑破了肚皮。

某日在O.P.D. 看病人時，有位科主任問我是那個學校來的，對曰“北醫”，“聽說北醫已在蓋實習醫院了”，那時我真不知如何做答，原因是我只知道學校的足球場上有一條剛挖過的水溝及一堆土。想了一想，對曰“是的，已經破土了”真希望實習醫院早日實現，免得後來的同學又得看別人的臉色，仰人鼻息。

內科的C.R. 規定新病人住院，須在廿四小時內完成八張的General History，為了填滿篇幅，所以有很多病歷開頭都是“The history of this

patient should be traced back to.....”。於是乎有陪班的Complication（陪護士小姐值班）發生，有的人喜歡小夜班，有的人却愛着夜闌人靜的大夜班，聽說深夜比較富有趕病歷的靈感。

G-I有一個女病人住進來的Impression是Loss of body weight, Cause to be determined，所有的檢查都是Negative。當我接班時發現到她是一個multiple Complaints的病人，是a Case of anxiety neurosis。有一次主任Round時，發覺她在屁股上貼了一塊“撒隆巴斯”，並告訴主任說她怕屁股被感冒了”弄得我們哭笑不得。

去產科實習的人都會有導尿的經驗，我們都知道女性的Urethra是在Clitorius的下面，可是第一次導尿時，導尿管往往都會插不進去，而身旁又站着一個護士弄得自己很尷尬，料想不到的是好幾個「應當」都有過這種經驗，真是後繼有人。

有人形容「應當」是介於病人、護士及住院醫師之間的一塊三明治，至於如何去適應那便要靠你生活的藝術了，因此實習不僅在學臨床工作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學做人和做事。

有一天，一位Resident 向某一個Intern 說趣地說「「應當」要是請護士的客，那麼實習成績便會被扣分，要是一起去郊遊，便會被Delay」原來Intern的成績都是Resident打的。

做完了“應當”之後我的感想是「一個人不管做什麼事情，都要腳踏實地，敬業樂群，這樣你的日子才能過得更充實和更有意義」。